

隋宮兩朝秘史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所有版權

隋宮兩朝秘史

發行人 崔俊夫

出版者 大中華書局

上海白馬路同春坊三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出版

全書三冊

基定價

0.15

歷代小說 隋宮秘史回目

卷一

- 第一回 義林團納涼戲體 天淵地滅燭幽情
第二回 失尊卑晉主作酒備 喪廉恥統紀充店婦
第三回 臣廢君南宋立外藩 子試父北魏繼明主
第四回 月夜卜金錢天心從古 風雷與玉閭聖意除兇
第五回 在制生兒母后知禍水 入宮見妬姊妹起風波
第六回 靈中祀雙花並命 雪上霜一士輕生
第七回 胸錦囊公主陳詞 滅沙門太子緩詔
第八回 肘腋變生宵人肆惡 蕭牆禍起逆子生謀
第九回 巧笑倩兮珍禽能學語 靈魂去了神女顯真身
第十回 雲雨大施唐夢真夢假 塵寰多變幻嬌死憐生
第十一回 除元兇新君登大寶 慕三美豔婢喚更衣
第十二回 媚茶兒三人一致 藥蓮花片語全貞
第十三回 存心縱然貞婦魂飛 有意成仇薄主家破
第十四回 呼蘆鳴蟻宮殿變博場 泣血椎心紅粉歸豎骨
第十五回 破鏡重圓仍遭破鏡 白圭不玷克保白圭

卷二

隋宮 目錄

- 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感驚遭打散 風狂雨暴驚魂盡摧殘
第十七回 防鬼未防人中宵變化 共歡終共妬竟名譏言
第十八回 妙語紛披波下醋海 行爲成謬稱借燈丹
第十九回 品足評頭紅顏來拜謁 微服還朝青眼賄公侯
第二十回 昏闇車綿人臣竊柄 賊機逼逼幼主辭宮
第二十一回 氣繞門庭英雄出世 今歸王莽於所父知機
第二十二回 攀龍附鳳功狗受封 柳小春嬌媚猜遊龍
第二十三回 統一朔南獻俘太廟 混清渠白奪嫡深宮
第二十四回 風送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夢繞巫山
第二十五回 半夜窺殿床空人去 凌晨淹死玉碎化殘
第二十六回 情花有意變色出宮門 學曲軒心調情傳周榻
第二十七回 禍從口出高知被讒 利令智昏楊約陳詞
第二十八回 有口鑠金東宮廢立 無惡妖步鄭國傷兒
第二十九回 虎口慶餘生幸遇壯士 蓬門驚絕艷欣嘗蔬蔬
第三十回 施籠絡殷勤折節 逼悔婚吃此受人
第三十一回 七光影彩大鬧蜀王府 肝摧腸斷夜走陝西城
第三十二回 巧相逢冤家路狹 惡手段親兒謀深

卷三

隋宮目錄

- 第三十三回 青蛾眉宮中生雅謔 倭花影席前發靜言
第三十四回 離奇午夢夢醒又尋歡 溫存子夜夜涼偏種病
第三十五回 大寶殿孽冤相逢 芙蓉軒怒憤交加
第三十六回 如是云云奸謀百出 徒呼負負追逐雙妃
第三十七回 銀鍾飛去巧送驚禽 金盒傳來空懷芳念
第三十八回 風清月白好夢結同心 花迎柳拂急事候宮門
第三十九回 依稀花月貌遙聞斟酒 消渴英雄氣牛背讀書
第四十回 酒污蟒繡楊葉輝威 夢驚羅帳陳氏奪魂
第四十一回 花開花謝紅顏凋零 魚大魚小白頭失禮
第四十二回 藥花園倭臣獻議 選采女皇后定評

卷四

- 第四十三回 十六苑軍芳領袖 五大湖勝地題名
第四十四回 龍遊鳳影小夢清涼 琴瑟驚盟深情火熱
第四十五回 惜花陳韻王桂枝得體 營吳獻曲朱寶兒易服
第四十六回 急轉金鈴紛飛驚燕 逼求松鳳笑瑤脂
第四十七回 解凶兆翻成吉夢 問蒙名共結深交
第四十八回 清夜月明歌聲動海上 炎夏日煖嬌語出涼亭
第四十九回 簾外悄無人春光未洩 花叢小相會好事成雙
第五十回 席上傳鞋踏殘風流



長篇小說 隋宮秘史

(卷三)

張恂子撰
王小逸評

第三十三回

畫蛾眉宮中生雅謔

保花蕊席前發謔言

話說隋主盛怒之下。將蜀王秀廢爲庶人。過後思量。不免也有些後悔。只是要顧全自己的尊嚴起見。不便再行赦免。省得給朝臣竊笑。祇好顧不來父子的情分。但是心中終覺納悶。退朝之後。不時的長吁短歎。百無聊賴。宣華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深恐他憂思成病。便含笑上前道。春光正在燦爛的時候。聖上國事辛勞。心神煩悶。何不到仁壽宮去。玩賞一回明媚的春景。隋主本是深寵宣華夫人。又

隋宮寒雲



兼心頭卻也不舒。仁壽宮去散散。甚是使得。便點頭道。愛卿也須同去。宣華夫人道。那是不消說得。賤妾理當侍奉左右。就是容華夫人。聖上也可召她同去。熱鬧一些。豈不是格外有趣。隋主道。卿言有理。便命一個宮女。去召容華夫人到來。宣華夫人卻打點春裝。重整雲鬟。隋主坐在一傍。看她薄施朱粉。淡掃蛾眉。越顯得風姿綽約。不覺看得呆了。宣華夫人在寶鏡裏面。瞧見了隋主神情。便回過嬌軀。向隋主笑道。聖上你看賤妾的眉兒。描得可有深淺。隋主笑孜孜的走近宣華夫人身邊。仔細向她的臉上端詳了一回。拈起畫畢。替宣華夫人的右眉上。輕輕畫了一筆道。這樣深淺便相同了。恰巧容華夫人。應召到了裏面。隋主正出了神兒。一些沒有覺得。宣華夫人也是癡憨憨的微仰粉臉。沒有瞧見。容華夫人不禁格的一笑道。好個風流天子。隋主回過頭來。卻見容華夫人。嬌滴滴的含了一團喜色。一身裝束。卻是穠艷動人。另有一番風韻。隋主便笑道。卿倒來了。她還沒有修飾舒齊。隋主一邊說。一邊走近容華身前。將手中的畫筆一揚道。卿的雙眉。怎的



隋宮

也有濃淡。待朕替你畫過。容華嬌笑道。聖上要是替賤妾畫壞了。我可不依。隋主也笑道。好好憑卿處罰。就是。宣華接口道。容華夫人。要是聖上真個畫壞了。夫人怎生處罰。容華道。愚妹自有處罰的法兒。待聖上犯了再說。隋主聽了容華的話。兒便存心戲弄她。故意將她的眉兒畫成一長一短。一淺一深。容華在一傍看了一張櫻桃小口。笑得合不上來。拿了一柄小銅鏡。授給容華夫人道。夫人你可照一照鏡兒。聖上替你畫的眉兒。真是別有風流了。容華早覺隋主畫的當。已在存心戲弄。明知畫壞的了。卻假作不知。任憑隋主畫去。此刻卻受了宣華的小銅鏡。舉鏡一照。便即嬌嗔道。畫壞了。畫壞了。聖上可不能抵賴。須得受賤妾的處罰。隋主原是故意畫壞了。要看容華怎生處罰。急道依得依得。妾卿處罰的法兒。快快說了出來。朕躬決不抵賴。容華笑道。真的不成。聖上可不要着惱。隋主道。有言在先。怎會惱卿。宣華夫人也道。愚妹作個證人。夫人說出的處罰法兒。不準聖上不依可好。隋主道。證人也有了。容華好放心了。容華纔從隋主手中取過了畫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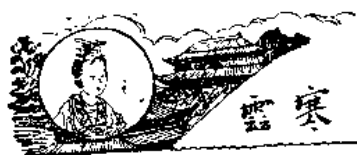
隋

宮

寒 靈



道。聖上畫眉失韻。罪在所學未精。今姑念初犯。從輕處罰。待賤妾替聖上的眉兒。畫成蛾眉。作爲練習畫眉的形式。以後不致再行誤事。聖上可能依得。宣華聽了。笑道。好新穎的罰則。聖上不能抵賴。隋主想不到容華的處罰。是這們一回事。不禁失笑道。朕躬畫上了兩道蛾眉。不是要變成了巾幗。卿的處罰法兒。真是太覺新奇了。朕躬有言在先。怎好失信。卿便替朕畫來。容華便一面笑。一面將隋主的眉兒。微微的畫變了一些。將小銅鏡執在手中道。聖上請看。這般畫法。豈不甚好。隋主照了銅鏡道。愛卿妙筆一揮。朕躬竟添了三分娥媚。容華和宣華聽了。不禁同聲失笑。一陣打趣。宣華夫人已是裝束舒齊。容華夫人便泥着她道。愚妹的雙眉。還得請夫人畫過。宣華故意笑道。這樣一長一短。一淺一深。倒也別有風流。依愚妹看來。竟不必改了。容華卻將巾兒沾濕。將眉上的畫痕。揩抹乾淨。拿畫筆塞入了宣華手中道。快給愚妹畫得好好的一同遊玩去了。不要攪誤了大好春光。宣華纔笑了笑。給容華畫成了柳葉雙眉。擲筆道。好了好了。隋主使命宮女傳諭。



隋宮

準備宮車不多時。宮女覆命。請隋主登車。隋主便左手攜了宣華。右手攜了容華。一手一個。緩步出宮。容華笑道。聖上的畫眉。還是描去了好。免得被人見了笑話。宣華卻道。風流天子。小作遊戲。原是不妨事的。何況畫眉也不是俗事。依樣妾看來。任他眉兒彎彎好了。誰敢來笑話聖上。隋主笑道。宣華的話兒不錯。容華不用多慮。他們三人一邊說笑。一邊緩行。已是走出了宮門。坐上宮車。逕向仁壽宮前去。馬兒答答輪兒轉。頃刻之間。已是到了仁壽宮前。他們三人車停走下。仁壽宮中的采女內侍。聞知駕到。紛紛齊來出接。隋主到了裏面坐定。恰已午刻相近。隋主即命排設午宴。不多時。筵席端整。山珍海錯。堆滿了筵上。隋主即命宣華容華兩夫人陪飲。金尊空處。紅袖爭添。隋主左顧右盼。滿懷欣快。早把一天愁悶。消化淨盡。在這隋主心歡意得的時間。也是太子廣開懷尋樂的當子。原來太子廣推翻了蜀王秀。除去了一個後患。這時便在東宮裏面。設了盛筵。宴請楊素。作為慶賀。楊素酒至半醺。掀髯笑道。此次成功。全仗了一個小女子邢英玉。也算蜀王的

隋

宮

寒 雲



命該如此。太子廣點頭道：「此女現在那裏？我願一見其人。」楊素道：「殿下若要見她，甚容易。如今她留居在老臣家中，尚未回到原籍。只要命人到老臣家中，將她宣來好了。」太子廣趁着酒興，即命內侍到楊素家中，將邢英玉帶入了東宮。來兒太子楊素便對英玉道：「上座的即是太子。你的得報大仇，殿下替你出力不少。英玉急拜伏稱謝。太子廣見英玉生得倒也不惡，頗有七八分姿色，即溫語呼她起立。一傍陪飲。英玉只的順從。太子廣便和她有意無意的談笑。英玉好生含羞，怯生生的坐着，拈弄衣帶，粉頰上而早已是紅侵鬢脚。楊素見了太子廣的一付神情，已知就裏。他竟對廣道：「此女賢孝，殿下若能見憐，不妨收入了後宮，免的被俗人沾污，倒也可惜。」廣聽了楊素的發趣話兒，不禁頭兒一點，目視英玉而笑。英玉起先聽了楊素的話兒，已是着急萬分，還想太子不聽楊素之言。如今見太子點頭而笑，明明是允許的神情，急忙離座跪倒道：「賤妾仗殿下大力，報了冤仇，就是粉身碎骨，圖報殿下，也是死而無怨的。莫說以蒲柳之質，侍奉殿下了。只是賤妾



隋宮

幼時早已許婚於江姓。不能爲了貪圖一身安樂。便爾悔盟。且一家的慘遭屠殺。也因芮大年的悔婚而起。終致造成了種種不幸。賤妾萬分寒心。更不願再蹈覆轍。連累了殿下。愈加罪重。英玉婉轉陳詞。太子廣聽了。心中雖覺不悅。只是英玉的言辭甚正。不便強逼。祇好冷了此念。反點頭稱歎道。卿真賢女。我怎敢相強。明日我當遣人護卿回去。早日歸了江姓。以遂卿的心願如何。英玉聽了。怎不欣喜。又叩頭道謝。太子廣又命內侍取了明珠十大粒。綵緞二十端。賜與英玉。教她回轉越國公府第。收拾收拾。好待明天啟程。英玉又歡歡喜喜的謝了賞。纔回到楊素家中。這時她的義父陳客人。也還留在楊相府。英玉便將此事告知了他。他不禁咋舌道。好險好險。不是我兒會說話。那就難了。一入深宮。你我便不會相見了。英玉悄悄的道。女兒的心意。還不在此。倒是看那太子。實是一個不好相與的人。義父你想。蜀王秀原是他的親兄弟。他會助了女兒。將蜀王推翻。他的心腸。已是可見的了。女兒若是順從了他。日後未必得到好結果。還是歸了江姓的好了。陳

隋

宮

寒 露



客人聽了英玉的話兒。直喜的眉飛色舞。豎起了大拇指道。好兒子。真有力。本來皇帝家的后妃。原比不上平民的婦女自由。女兒既是明天要回去了。我還留在此地作甚。英玉道。義父明天隨了女兒。一同回益州去住上幾天可好。陳客人道。這回好久不做買賣。還得好好做番生意。不能再閒逛了。英玉笑道。女兒的事。都虧了義父一人。伸了冤仇不算。還得着了甚多的賞賜。義父原是做藥材生意的。益州又是產藥的所在。不妨伴了女兒。回到家鄉地面。女兒拿出賞賜得着的金珠。給義父開設一家販貨店兒。豈不甚好。陳客人道。好是很好。我原也不甚放心。讓你一個兒回去。雖說太子好意。遣人送你。我終覺不大安心。也好。就伴你走一遭。開設販貨店一層。到了那裏再說。英玉見陳客人允了。自是歡喜。正要回進內房收拾一切。陳客人卻又呼住了她道。我卻想起來了。你許婚的江家。是在那裏的。你丈夫的名字。你可知道。今年有多大年紀了。英玉忽見陳客人問起這個。不禁面上一紅道。也是益州人氏。就在相離女兒的住處。十多里路途。有座牛嘴。



隋宮

山脚下面便是他的名兒。叫做上青。今年十九歲了。也是一個獵戶。陳客人點頭道。我的意思。待你到了益州。我便前去找他。替你們揀了個吉日。成好了家。我便放下心腸了。英玉紅着臉道。這倒不須義父擔心。女兒還有舅舅在着。他能替女兒作主的。陳客人手拍腦袋道。我真昏了。不錯。你也替我說過的。還有個舅父屈申。舅母呂氏。甚是寶愛你的。還用不到我替你瞎操心。陳客人說着。不禁失笑起來。英玉卻也笑了。笑。轉入裏邊。過了一宵。太子廣果真派了兩個侍衛。來到楊素府中。護送英玉回去。英玉便拜辭了楊素。楊素也賞了她不少的金珠絹匹。英玉道謝出外。便同了陳客人。由兩個侍衛護送登程。一路不必細表。到了益州家鄉。便到舅父屈申家中。和舅母呂氏相見。不禁抱頭大哭。屈申卻款待陳客人。自有一番談話。兩個侍衛回去銷差。後來英玉便和江上青成了婚姻。按下不題。江上青在往後書中。尚有一番事實。作者不得不將英玉的一番情形表出。暫行收束。閱者不要認作閒文。一旦說隋宮之中。此刻卻起了絕大的風波。正是

隋

宮

寒 雲



莫道空中多樓閣。從來平地起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書中。上半回紀隋主楊堅之畫眉風流。消受美人艷福。令人閱之生羨。不知此乃作者之狡獪處也。隋主年逾花甲。老朽之態。不言可喻。乃嗜色若命。自促餘年。捉筆畫眉。安附風雅。容華夫人之爲畫蛾眉。隋主竟言添了三分。斌媚閱者試思。六十四歲之隋主。彎眉作態。風流何在。斌媚何在。一付醜態。恐令見者作三日嘔。何怪二夫人聞言。同聲失笑也。

英王在下半回書中。拒絕太子廣之非念。侃侃而談。卒得保全。而更不願再蹈覆轍。連累了殿下二語。足使廣汗流浹背。蓋蜀王之被廢。實由芮蓮娘也。



隋宮

第三十四回

離奇午夢夢醒又尋歡

溫存子夜夜涼偏種病

話說隋宮發生了什麼風波。且待小子慢慢說來。上回書中。不是隋主和宣華容華二夫人。在仁壽宮同進午膳。卻轉寫到了太子廣的一面。將英玉交代清楚。小子又要倒轉筆兒。寫到仁壽宮中來了。原來隋主進過了午膳。便和宣華容華二夫人。在仁壽宮裏面。各處閒遊。到了千紅萬紫。觸目芳菲的御園中。花氣襲人。中人欲醉。一雙雙的蛺蝶。穿舞花叢。一聲聲的鳥語。婉轉枝頭。綠芊芊芳草。碧絲絲柳條。都能令人發生愉快的感念。隋主如醉如癡。由二夫人左右扶持了他。信步的走將前去。不覺的到了梅花別苑跟前。隋主猛抬頭。瞧見了一片梅林。不禁前情舊事。兜上了心頭。想着了銷魂一夕。便成永隔的尉遲貞。不禁站定了脚步。癡癡的發怔。宣華和容華兩人。見了這般光景。好生疑惑。止待動問。隋主已微喟一



隋宮寒

聲道：尉遲貞死了。獨孤皇后也死了。朕躬風燭殘年，恐也不久的了。宣華夫人見隋主說出不吉的話兒，急道：聖上自有千秋，快快收拾了閒愁，不要傷懷。我們前面玩去。這裏沒甚可觀。宣華夫人一邊說，一邊向容華夫人使了個眼色，使不待隋主開言，竟挾持隋主，離開了梅花別苑，免得隋主觸景生愁。隋主究竟上了些年紀，不能多走，飯後這樣的走了一回，已覺十分力乏。此刻又因感念前情，更覺無心遊覽。索然乏興，便對宣華夫人道：朕躬很是疲倦了。容華夫人指了指前面的芙蓉軒道：聖上既是覺得疲倦，那邊也有榻兒，就到裏面安息一回可好。隋主點了點頭，便走進了芙蓉軒中。容華宣華二夫人侍奉隋主登榻，隋主在午膳的時候，本多飲幾杯酒，再加上乏了力，一倒頭便睡着了。宣華和容華便命宮女取來了棋局，兩個人悄悄的對着，作爲消遣。那知隋主卻已入了夢境，夢中獨個兒走出了東華門，只向冷僻的去處走着。迎面見一所破寺廟，紅牆剝落，門戶塵封。他便走到裏面，看見正殿上有一個女尼，正低垂了頭兒，端坐蒲團。他也不在其意。



隋宮

那個女尼忽的抬起頭兒道。阿摩你來了。可還認識老身。他吃了一驚。怎的破寺老尼。念呼自己的小名。定睛仔細看時。原來就是師父蕃連布。急忙雙膝跪倒道。想不到師父就在此間。弟子在十六歲那年。和師父分離了。何時不在懷念。及至統一了南北。也嘗遣人尋訪師父。滿想圖報昔年撫養的深恩。那知終未如願。此刻卻好也。竟會親身相逢。就請師父一同回去了。只見蕃連布搖頭道。阿摩阿摩。老尼昔日囑付你的言語。怎的全行忘懷了。他聽了此語。不覺模糊起來。師父可沒有囑付什麼話兒。蕃連布見他遲疑的神色。便道。莫近女色的一句話兒。難道記不起來。他方始陡的憶着。不禁羞得滿面通紅。慌道。弟子該死。竟背了師父的訓語。從今當力圖改悔了。還望師父見恕。蕃連布搖頭歎息道。太遲了。太遲了。他聽了師父的話兒。急道。師父不准弟子悔罪不成。蕃連布道。老尼也是無能爲力。只是尙有一個法兒。還能解救。你可能依得。他慌忙道。只要師父囑付。弟子無有不依。蕃連布點頭道。只要着破紅塵。剃髮爲僧。他聽說竟要叫他出家。頓時現出